海菴集 人
第三

海庵先生文集卷之五

雜著

酬酢錄

庚戌冬遭再從叔喪于時有人言斂時頭部補空莫如婦人上衣倒用於上以兩袂捲而附于兩傍則甚便余曰世多倒用然允補空之服倒用散衣而皆順用未聞倒用且丈夫之喪用女服而貼於頭向似非不絶於女子手之意也未知如何

族弟永泰乃八世成宗者也其先考以獨身承宗不幸巾壓見折又未幾遭本生祖喪而元無主喪使人

致問曰朝夕祭奠何先客來受吊又何先歟葬前守殯奈何余曰情地可闕祖考葬前當守祖殯而父殯則使人替行似矣至於祭奠先尊後卑古有定訓客來受吊則先於父殯以行謝賓之禮次之祖殯各服其服而行之則未知不害於理也否

鄭繼文問從兄下世其長子又不勝喪從兄之殯無主之故從兄之孫雖未及冠趁時受服以立其主而其父柩在朝夕祭奠何以處之余曰代重受服何其太早也吾聞代重受服當於卒哭翌告于祖殯而受之未聞父柩在堂遽受父服也繼文曰考之禮豈未有

明文而祖殯之無主甚未安堂内老成咸云受服故
然耳曰父死未葬孝子之心不忍以死故事之如事
生而及其葬而歸也謂之凶也卒哭則凶事已畢神
道已成故於是乎告廟而代服矣然則朝夕祭奠
何以處之曰祭奠則於祖殯次子行之於父殯其子主
之俟其葬後始行代服之禮而主之似乎可矣
庚戌三月余為哭茶山李踈菴大祥往造焉盖踈菴
公神主入廟則伴鶴亭公當祧矣主人問祧遷之事
余答曰昔年鄙家亦有此事永禄之七代祖月洲公
祧遷埋主時有庶玄孫一人而鄙家前行之規不以

庶孫奉祀故其時老成之論只行從先祖之義也指
心頗有未安之情主人曰鄙家亦無庶孫奉祀之事
伴鶴亭公將遷於最長玄孫而又有庶孫及曾孫二
代之行故欲探道內士友家已行之例而云云也僉
曰喪祭從先祖不爲無辭而以其子孫之情恐無貴
賤之殊矣更按禮家而行之如何晩後得見常變通
攷果有此條問解續 愼獨齋書 問親盡當遷而有庶曾孫
若嫡玄孫則誰當奉祀答曰庶曾孫當奉祀若貧賤
不可奉祀者則嫡玄孫奉祀無妨此說恐不無疑若
不論嫡庶之分而只以昭穆爲序舍嫡而取庶雖貧

賤似不可舍近孫而取遠孫也奈何以貧賤之故而以疏間親耶夫昭穆親疏也嫡庶貴賤也親親貴貴其義一也而又以輕重論之重嫡輕庶三代之通義也神主未祧之前重在宗而輕在支已祧之後重在嫡而輕在庶奈何以昭穆曾玄之別而先庶後嫡也沙溪曰據程子說庶孽無不可奉祀之義但嫡兄弟歿盡然後奉祀似不妨此正的確之論如此則不以昭穆爲序先以嫡庶爲序也明矣無論曾玄嫡孫代盡之後次及庶孫則於其嫡庶之分子孫之情兩無憾焉

甲寅十月余與呂丈 達行 及諸老伴會于廣院呂戚
俊元家呂丈云鄙家宗孫無子身纔於斬衰未闋之
中三年已畢而廟有五世之主無人主祭故不得祧
遷寡居婦女身奉五代親盡之祖不爲未安乎余曰
此等變節曾未攷見妄言極涉未安無已則抑有一
說焉奉五代祀非禮也婦女主祭非禮也二者皆非
禮也則今以非禮之二者權而稱之則何者爲重何
者爲輕旣審其輕重然後從其重而行之則無乃聖
人所謂權輕重之道哉呂丈良久曰五代奉祀之非
禮重婦女主祭之非禮輕雖以婦女主祭當還主耶

余曰在執事處義耳吕丈曰然則祝文當書五代孫婦某氏云云耶余曰恐似然矣而備陳主祭無人祀止四代並爲措語告辭未知如何

乙卯三月孫君翊龜問竹西孫氏家有三兄弟而其兄在世之日長姪身死又未幾其兄死其祖廟則四世成宗之家也以其弟名攝祀則廟中四代自若而其兄其姪兩代並不得入廟否答曰此則禮有說焉兄以顯兄姪以亡侄題主皆班附于祖禰之傍則豈有不得入廟之理耶

問或無子有二孫而死其長孫承重又不幸而不勝

喪也則其次孫亦可承重乎曰其兄已爲承重而死則弟豈有承重之服乎曰然則祖殯三年其可無主乎曰次孫旣著齊衰之服則齊衰者旅主乎曰若到小祥而除衰則若何曰於是乎素衣素帶依心喪而主其饋奠以終喪禫此有先儒說而通攷已載其詳

許徽問支孫葬未祔而宗孫又遭憂則支孫之祔如何處之耶曰宗孫遭憂未葬則廟無主祭者支孫祔似不得不退待宗孫之虞祔而卜日行之似無妨

殷人朞而祔孔子旣善殷抑用殷禮否

金永奎以冢人無未發說問之以書辨明且以朱夫

子答胡廣仲書及答林擇之書解釋之甚後按栗谷
答牛溪書云昨書以爲未發之時亦有不善之萌者
更思之尤見其大錯吾見之不識大本病根正在此
未發者性之本然也太極之妙也中也大本也於此
亦有不善之萌則是聖人獨有大本而常人無大本
也孟子性善之說反爲僞虛之高談人不可爲堯舜
矣子思何不曰君子之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而
泛言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耶千萬不是切宜速
改云云大抵衆人之心汩漂物欲時者雖多豈無間
靜時也風濤汩土之時者雖多豈無波息時也風濤

之餘濁則濁矣而波息則不得不曰靜也汨漂之餘昏則昏矣而無害惺則不得不曰未發也子思不曰君子之未發而只言未發則此未發通衆人而言之也栗谷之論令人通暢易曉也

族弟永瑗問祭祀之時日有食之則奈何答曰古行奠禮者止柩于道右待其旣明而行也況享先祭祀之禮乎小爲停止待其旣明而行之永瑗曰若已開櫝陳設而日有食之則如之何答曰若至饌具已設只當接祭而已不旅不擻又問曾子問篇葬引至于堩日有食之有變乎夫子答曰止柩于道右止哭以

聽變旣明反而後行也古禮則然矣今之葬埋之異於古者多啓殯發引各有時日又有下棺日時極力推擇忽有日食之變待其旣明而後行事則選擇時日已過而葬埋之法亦將廢矣如之何答曰夫葬埋之事大矣雖曰選擇皇天降災太陽晦食不祥莫大焉其可以不祥見災之日而入地乎更當擇其吉日而別圖之可也

奎郁問東方之學至我 朝名賢輩出實不讓於宋朝若使舉而置之於聖人之門得其獎許者幾人耶答曰前輩之工夫造詣當後輩之所敢言哉只以見

於事爲上言之其盧蘓齋乎曰可得聞歟曰齊之管仲鄭之子產最爲名臣而夫子謂子貢曰汝聞用力者爲賢乎進賢者爲賢乎子貢曰進賢賢哉子曰然吾聞鮑叔達管仲子皮達子產未聞二子達賢己之才也我　朝中業諸賢未嘗不由於蘇齋之薦以此言之雖在聖門必見許也

族侄慶東問君子道四某未能一焉獨不言夫婦者何歟曰上有君下有臣上有父下有子而身處其中且遠近四方皆朋友也至於夫婦則只是夫一婦一各有其道非舉此推彼之地故不言也又問顏淵在

陋巷不改其樂若屢空於甘旨之供亦不改其樂耶
曰顔子之樂在本分上循理屢空甘旨人子之憂問
何如而循理之樂無可改之時矣

李致璜問孝子年衰而不能著孝服執喪禮者及至
長成爲之追服於禮有之乎答曰禮云人或有遺腹
而死者不即葬埋待其子生三日則乳母以襲襁抱
之立於殯宮之左告而哭之乃受服之意也然後送
死而葬之云已未聞以年幼而追服也

丁巳十一月初五日暗行御史徐公尚之以米肉存
問使家奴與持來邑吏並爲還送抵牌於公兄云病

伏山亡無人間知暗行使存問及此誠惶誠恐罔知言論但米肉之賜鄉山茹藿腸肚已厚分外官庀非所敢承謹拜封還非敢不恭恐傷尊惠以此緣由詮次仰稟爲可

巳未九月初一日丁卯即上丁也余往鳳岡書院主事其享本孫宋上舍天則問今番祝式當書丁卯朔初一日丁卯云云則疊文何以書之余曰是固然矣若用某朔某干依例書之不成文義似以因古文朔日辛卯之例當書曰九月朔日丁卯云云則何如天則曰當如教書祝式以此爲例

鄭世容問緦禮持服乃齊衰三月而世容兄弟季君出后三寸家出后之人爲本生緦禮持服當奈何余曰緦禮服三月先儒有說本生服吾不知也世容曰然則或有酬酌可行者否答曰今人行禮皆依倣古人而古人無有說者則不可以臆見立制吾不敢言也臨喪吉冠似未安着頭巾布帶如吊服一體擧行而燕居則帶素食素不與宴樂如心喪禮或者可乎外此則非淺陋者所敢言也

李致秀問先考喪禫已畢將吉祭祧遷而適曾叔祖考喪不得不退行吉祭於葬後而祧遷之長房乃吾

叔祖考也以例言之長房之喪禫未畢雖有次長房不敢遞遷而今日此事異於旣遞以後事又不敢以長房三年前越等於次長房不得不權奉於舊安之所以待三年後遷於次長房似爲平順未知如何答曰吉祭之有故退行人家常有之事但當祧之位權奉於舊安之所則這間委折多有不便處吉祭祧遷祝云遷於最長孫某之房自是常禮若欲待三年後遞之孰能主其祭而告之以某之房云爾耶愚見吉祭之日宜以次長房之名告之而卽遷於其房爲穩未知如何

宋楚叟(寅燮)問 大學誠意章外言毋自欺又言小人閒居之畢以善惡並舉何也答曰先言君子事次言小人事善惡雙關是所謂人鬼關者也君子小人之用心如氷炭之相反故陳其小人情狀以示其不如是者爲君子也故再言愼獨以戒之也

鄭致仁(來錫)問先考下世後五代祖考遞遷長房于玆三十餘年長房又代盡將遷於次長房而奉審則粉面改題以長房之名矣鄙家已親盡遞遷神主元無改題之事只以遞遷告由輪回長房而長房不謀於宗中私自改題奉祀許多年及今旦再遷而宗族始

知此是大端蓋節見今時當長房者以前長房之傍題仍以奉祀未安又以次長房之名改題亦非家規故因此而議論多端莫之定焉將如何而得乎余曰改題雖非尊家前例至於此位別爲一法似不得不然致仁曰如此則長房代盡後埋主時將如何曰埋主時遷書遞遷時宗孫名字自有先儒說致仁曰旣如是則長房移奉改題時遷書遞遷時宗孫諱字則日後長房更無數改之弊而埋主時還書之弊亦可省矣曰亦或無妨而旣有長房改題之事則中道忽書宗孫諱字於未代盡未埋主之時亦爲未安而又詳

處之如何

序

敬次朱文公贈林熙之詩序

余年四十時偶做一夢蘧蘧若祇見一丈人丈人自言朱晦菴手執一面古鏡開而眎之曰如斯夫如斯夫覺來異也抽出囊裏小鏡前面記晦菴指眎之語後面題一絶詩句日夜夢多因晝所思摳衣彷彿拜先師手裏寳鑑開眎處丁寧重語誠如斯每朝臨鏡思復以至今六十有五而猶未透如似之旨也一日攷見通錄中有晦菴贈林熙之詩曰古鏡重磨要古

方眼明明偏與日爭光明匚直指吾家路莫把並州作
故鄉口詠心究愛裏如斯之指恍然若受吉訣盖古
鏡乃吾受天舊物苟欲磨去塵垢必用古人之方乃
可明並日月以辨路脉之斜正而直向吾家所住之
方矣且吾家所住初非高山險嶺荊茅叢棘之中也
自是平坦廣濶不燥不濕之地而五架八窓中含萬
象是乃吾之元來安宅也然落魄塵臼與物俱徃閭
巷俚音實非吾之故鄉而耳目擩染熟之久矣此非
所謂并州者耶既覺並州之非故鄉安忍遠棄父母
之鄉而老死於並州之地耶但人之生也自有古今

之異向書林熙之親受業於晦菴重磨古鏡想必與
日爭光豈指家路捨並歸鄉不待日月而至矣今吾
此於晦菴後千載之下朝暮講習不越乎方策之間
指鏡命識又在乎受案之中嗚呼方策不若面承受
案不若眞境彷彿依俙之地尚不能盡如斯之旨也
今會詩意反復味歎怡然若有得焉則吾之受中所
受亦豈肯後於熙之已而承也乃敢誦其詩步其韻
仰答晦菴如斯之旨云爾歲丁巳孟春下澣後學崔
永祿謹序

活源金子孟庸晬宴詩序

活源金上舍孝敬人也老至周甲子若弟及孫怡二如誾誾如列於左右者皆端士也爲設盃酌馳書速賓余以誼分終不敢辭鞭騎趨進日晏乃到獻壽之酌斑爛之舞已撤矣酬酌之節衆賓之懽已闌矣恨不及睹威儀之盛禮數之豐按其座席其初可想且有歌詩數十篇列在床頭余次第奉閱盖活源之詩思親之詞也子孫之詩遐祝之頌也衆賓之詩獻賀之語也各言其事華實彬郁而尤於活源詩獨有所感焉活源之先君子亦有此設遺詩尚在竊想俱存無故之樂孝奉忠養之誠曁于中年宜無餘蘊而動

勞之感藹然溢於辭表雖使具慶人讀之惕然易動況我孫露餘喘每聽人家爲親設酌自不禁一番傺緒耶以不敢徃叅宴集之末久矣今爲犬馬之齒奄迫六旬鄕黨朋儔引之爲老伴冲年孺慕之心吁嗟已衰矣自謂不悖於壽域盃酌強顏於晩後之座即見活源詩可謂五十而慕者矣半生愛日得如活源者猶有此慕其在稱年孫露者寧不有感於是詩耶如活源者眞孝敬人矣余於衆賓之中自慚無詩故略陳所感於心者題于軸末云歲辛亥臘月旣望海庵

崔永祿幼天謹序

蒙窩翁水仙花詩序

凡天下之奇花異草何限而未有不春以生土以植也至若芝之靈蘭之秀菊之英華蓮之鮮潔皆君子所愛而亦莫不賴是也惟此水仙者不春而生不土而植根於石生於水葳於夏而盛於冬此何等物也其根莖既非茹藿之類農圃棄之又不與於嘗百之中醫師不取焉則固宜委之溝渠叢雜無名之間可矣今乃別以名之爲水仙者何耶取焉噫生於木本者天一之氣也根於石者星精之化也是知復太乙之後身含先天之全氣長育於水旺之節水仙之

稱固宜矣而非芝蘭蓮菊地産之所可儔也前年冬余得一種盆而置之案邊族大父蒙窩翁聞而奇之要一根而去噫仙其得其所矣翁亦稱其物矣皎已亭曰非凡物之所可比而翁之詩乜得其趣謹步其韻以歸之辛卯至月上澣族孫永祿謹序

檜淵學契案序

昔我夫子觀鄉射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曰幼壯孝悌耆耋好禮不從流俗修身以俟死者在位今我同志同案之人自是在位者也孝悌禮俗自其茶飯必不待箴誡而第恐習俗易頽邪思難禁稍以古

人之成蹟事功當如藍田呂氏鄉約其節目條件猶但呂氏鄉約之所可勉也雖後於百世者聞風興起私淑其身亦可謂呂氏約中人矣乃以呂氏約而序之曰善德業相勸過失相規禮俗相交患難相恤此四者鄉隣之不可一日無者也况我僉君子俱是名家苗裔且兼三百年世交之誼其相勸相交之事寧失於厚不可失於渝薄也寧為切偲之規不可短長而相較也寧自友於己不可務勝於人寧不纓冠而救不可閉戶而坐如是多年鄉風漸淳歲一聚會禮讓可觀然後方可以無愧乎在此位矣但此脩築事目

呂氏條約之外更無他般程式而聚會修契之事繇有古今之異宜故略立條件如左

晴川學契案序

非取友無以明學非理財無以會文今日僉君子之結契收案者非爲財也實爲學也學之事如何入孝出悌學也責善輔仁學也讀書講義學也然諾必信學也交際以禮學也居家敦處鄉恭皆學也學而明則收契會友之事爀然無愧乎古人所謂禮俗相濟之意也學若不明徒爲酒會而獘出萬端適足爲吾鄉中一大敗俗之資而止耳欲爲無愧古人而反爲

今人之憂嘆欲修吾鄉之善俗而反貽士友之恥笑則其事之幸不幸當如何哉天下之事未有不慮終而圖始者此事之幸不幸各在其人孰可人人慮而爲始者哉只當相愛而相規也相勸而相勉也吾雖無似容可爲朋友中一老夫勉之惟何敢濱會友爲學之事中而告焉

記

曉歸亭記

修道伽倻兩山之間得小川水清石白有匹練紋故以布名焉緣流而窮源自下而達上峰巒之列於左

石者各以其形呈態巖石之環於兩傍者各以物狀獻媚立者如揖如遜坐者如待如睡或湧出而凌霄漢者氣也或走坂而淺趍趕者勢也從其勢而落壑者瀑也游其氣而渟涵者潭也其他山木亭亭雲烟錯綜崖芝郁郁游禽上下此皆布川之幽觀也從古癖於山水來者不知其幾千萬人而高者徒知其高深者徒知其深奇者怪者徒知其奇焉怪焉而已寧爲一時耳目之悅而都不管於吾人分上吾黨有李令亳宇子年十八登第老於雲衢大丈夫之遇於世者不爲不厚及到六旬辭軒冕而愛山水構精舍於

此乃言曰瀛洲五臺妙香蓬萊諸山水東國之最勝而舉皆吾遊歷然非吾父母鄉也吾何捨此而取彼也苟存於心無物非可樂於是以晩歸名軒盖少而出老而歸之謂也軒之左右凡有情於我者輒皆命名若冠童岩羽人石枕雨泉隨其形而命之也炳燭臺洗心池無極島從吾樂而命之也夫天藏是物也遇其人而得名世有是人也得其地而成趣毫守之晩而歸不獨宜於山水抑有補乎自家進修之功云

甫歲壬子仲春鶯睡崔永祿謹記

鶯睡軒記

鷺者水鳥也其頸長其脚高其頭戴絲而鬖鬖全身皓白無一點塵垢之汚其性也幽閒靜寂其氣也淸爽高潔不害物不傷人翺翔江湖惟適自安而必擇所止技無所能故外物無猜嶷之嫌心無所累故虛淵無網弋之患從古閑雅拔俗之人愛而戲之自託盟主咏於詩而寓於歌者多有之盖禽鳥之美者也然既有是形氣不能免飢飽之憂每於野水花巷之中引頸高擧曳脚長跪仰而顧俛而啄有若瑣〻屑亡者然鳴呼渠亦不得外乎氣質之性形氣之欲於杳鳥在其幽閒淸爽處物外而忘機歟如不忘機者

物外與凡鳥無異古人所愛之者又安在哉余嘗觀平沙十里芳草離〻軟柳欣〻有一睡鷺佇立斷岸雪翮半鮮絲毛偃繞未知此時清憂翺翔萬里之外飢飽得失頓忘于心耶飢飽得失頓忘乎心未知古人所愛其在是歟余自少至老三遷而得鷺睡浦其事其情物我無異故托於睡而名軒

羅峴齋重修記

羅峴即我先祖泉谷先生母夫人永川李氏墓也先生當殷周之際奠親廬墓因遯以終盖其怵惕之思明發之懷宜子孫之所可體念而世代浸遠殘孫散

落或承或星不但守護之道已負我先生之心也廬

居之遺址亦不能傳嗚呼悲夫至若瞻掃之奠每用

霜露之節而子孫之散在東西者期日赴會以供其

事不可無齊沐奠祀之所舊置三間屋宇不幸今夏

五月回祿釀災沒燒無餘附近族人慨然掃灰董役

鳩合殘力首尾四朔土木告功廳一房二重新舊規

屋後松杉階前蔓草欝欝蓁蓁然若狀得當時羅

峴盤回草樹蒸之句感物興懷油然莫遏是年十月

因奠掃會賀落成樽酌洞潔酒行數巡又與諸宗相

戒而言曰墓下之有舍爲其齊沐供事之盡其誠追

遠報本之伸其情也苟能盡其誠而伸其情則庶不墜我先祖廬墓終年之至意也凡爲我先祖後者孰不勉旃於玆耶歲庚子十月日十八世孫永祿記

可軒記

卯君以可字題其楣夫可有僅可之可如伯子可也簡之可有眞可之可如夫子可遲可速之可眞可之可非中和之德不敢擬議僅可之可又非希聖進修者之所可願者也然則其將何所據而得其可乎言論之兩端從其可乎作事之緩急從其可乎處世之淸濁從其可乎交人以可則不可者遠矣持身以可

則不可者止矣以至動靜語默聰明所接精神所到無處不可無時不可參前倚衡州里蠻貊只是一般這箇可矣夫如是則幾乎其可歟然是爲可也面目略相似而趣味有自別焉有外可而中實不可者有中實可而外若不可者如此之可實難分曉必也原其情而審其志然後可得其正而祛其僞可之可就其眞可之可矣然非智無以辨其可非仁無以體其可非勇無以行其可〃之爲可不亦難乎余因君所題從以勉焉君其可乎不可乎家兄海翁書

跋

敬題泉谷先祖贈別遁村李公詩後

於戱感哉先祖之處朋友也孟子嘗曰友也者友其德也竊謂遁村當日雖窮且迫不有先祖誠信忠懇之德則未必寄身委命於危難之際矣先祖亦當陽九昏亂之世苟非遁村之賢則必不受之於禍網之中而養生送死如是其功也先祖之學問文章優經兵燹世無所傳難以考德惟此一事概知其二先生之所友而於先祖之可易曉納人之親養之三年非仁而能之乎藏之室中無使家人知之不智而能之乎送死有節使人無憾於倉猝之間不以禮而能之

乎手鋒身簣甕入親於先塋盈尺之地以晦其跡不以義而能之乎一事始終四德粲然實無愧乎天之所以賦予於我者矣且其詩韻清絶慷慨忠厚圓滿誦之不覺愛敬之心油然於中問學造詣不必他求文章著述不必多得而有以知先祖之才德出其類矣成慵齋叢話錄備載此事而又云崔氏徵李氏昌嗚呼子孫之昌不昌後世之氣數也以先祖惻怛之心寧復計其後世之禍福也只是行其在我之義而已矣

題常語折衷後

李泰伯常語鄭叔友折衷皆以謂孟子非賢言甚謬
妄叅火已遠無難傳播於是余公隱之紫陽朱夫子
逐條分解曲盡無憾但原其李鄭腹非之心專以孟
子勸齊梁行王道爲之罪焉語無不到極爲駭妄愚
請繼紫陽而一言之蓋仁義者天性也王道也前乎
湯武而行仁義者神農黃帝堯舜是也當是時也君
行仁義之道臣行仁義之道繼亡承亡爲民建極也
及其末也君失仁義而有桀紂之君民失仁義而爲
助虐之臣生民之塗炭已極王道之滅息已久然天
無一定之運民無滅類之理於是時也君有湯武之

聖而修仁義而王道復明臣有伊呂之賢而陳仁義
而臣道復行以至成康善繼善述都不外乎仁義之
道亂世又一降天地之大經將崩衰周之氣數難回
何幸鄒夫子挺亞聖之才當七國之時天下人情不
復知有周而仁義之大道已淪於雜伯之間以聖賢
憂世之意將施拯濟之策而非仁義莫可矯救但前
乎堯舜世已尚矣撥亂反正之功爲時君易曉易知
者莫如近代之湯武仁義之驗效莫如反正之湯武
所以孟子勸君便說仁義救民便道湯武若使湯武
以仁義爲滅夏克商之資有意征伐殆有甚於五伯

之假仁義天下豈有如是之仁義如是之聖人哉如
使時君得承孟子之訓行仁義如湯武則天命之所
歸亦可知也人而歸之天而歸之則自古豈有念天
下之聖人哉放之伐之非我也天也人於天何哉噫
李鄭之管見不知天理之自然而敢論命也之大道
所謂夏蟲之語氷烏足論哉衰周之人若如李鄭之
言皆嫌王道而並廢天賦之仁義然後方可爲尊周
之義乎使當世之人自外仁義而徒爲助桀之虐則
天地其將翻覆矣周其可獨尊乎况孟子之勸齊梁
未嘗言無周而每言復周之舊制論王政則言行徹

法論王道則言師文王荀使時君能復周之舊制則
李鄭其將罪之乎俗學陋儒不可與論於王道之大
端矣孟子嘗曰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也

題程子養觀說後

程子曰存養於未發之前則可又曰善觀者却於已
發之際觀之何也朱子曰此特敬之功貫通乎動靜
之際者也就程子此章論之方其未發必有事焉是
乃所謂靜中之知覺復之所以見天地之心也及其
已發隨事觀省是乃所謂動上求靜艮之所以止其
所也然則靜中之動非敬其孰能形之動中之靜非

敬其孰能察之故又曰莫若先理會敬則自知此矣程朱二先生枚舉爲學之方莫詳於此然形容爲敬之事要指爲敬之方或未盡說破者蓋猶之捕鼠四足據地首尾一直目睛不瞬心無他念惟其不動動則鼠無逃矣釋清用其言乃有所入學雖有役此之異用敬之方役此無異程子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涵養一事則必有事焉而已而又加集義之功然後工夫無滲漏之患矣朱子曰自心自省當處便是蓋程朱要訣如出一心後之學者其可捨是求他哉余之鈍根平生用力而未敢一日忘于中者繼

此二先生之書盡爲發明以示來者雖不免僭越之誅其拮忠告之意實爲無愧焉後之學者或可以是而由恕否丙寅菊秋上澣海菴崔永祿謹書以識之

題浙江施氏家乘後

施之出以浙江爲氏夫浙江中華也居東土而氏浙江著稱且貴焉況其東也由我而來者耶余因寻館接譜攷乘都司施公與麾下徐鶴赴提督麻公陣率精兵一千渡江與提督會屯于王城是丁酉春三月也翌月夏四分兵四路大會素沙坪襲賊大破之此公之渡江後第一奇功也先是壬辰倭寇之初八冠

也本朝使陪臣鄭公請援于天朝時兵部尚書石公
幹之侍郎施公左右之於是　皇上赫然大發兵侍
郎即都司公之大人也送子赴陣實爲王事也非私
子也及到奏凱班師以病落後安知非侍郎之先見
耶流落嶺右之星州州之東有君聖山下大明洞者
蓋地得人而名焉結茅于茲築壇于是朔望拜北以
寓君親之思又圖出浙江山水俯仰其間以示不忘
本之意此公之立身出處之大槩也公之武略出人
旁通讖緯不肯市人鞱晦以終老焉及見丙子以後
天下陸沉三代文物幻作腥膻世界惟是一片青邱

尙守先王遺制使子孫苗裔賴爲大明遺民公之渡江實爲大明而來者歟雖然余嘗聞服堯之服言堯之言行堯之行是亦堯而已矣如不服堯言堯行堯雖欲堯不是堯矣今爲都司公後孫者賴得祖先功蔭託之東土冠大明冠服大明服其言其行其可不以大明爲心邪惟願十分勉旃無忝其所自來也歲壬戌菊秋下澣永陽崔永祿書

說

四七說

人之生也禀二五之氣爲五臟百骸之身賦二五之

理爲仁義禮智之性而渾然在中萬物皆備程子所謂人生而靜者此之謂也（未發時）形既生矣以耳目口鼻之身處事物無窮之變不能無觸於形而動其中者程子所謂感而遂通者此之謂也（已發時）然感動之初隨感而異端其目有四惻隱也羞惡也辭讓也是非也是乃孟子所以剔發其幾微之際而言四德之苗脉者其端甚微雖已感於内而尚未著於外如一陽初動萬物未生也曰喜曰怒曰哀曰懼曰愛曰惡曰欲是謂之七情也然則七情者應物之謂也四端者感物之謂也感物云者是情之發頭處也纔端於

於性命之原而離本原一髮故理分數多而氣未至
用事應物云者是端之成形於外者也已涉乎形氣
之私而去本原差間故氣分數多而理不得專主四
端之純善無惡以其原於性命而氣不至用事故也
七情之或善或不善以其涉乎形氣而理不得專主
故也然則泉之始達其源清潔及至盈科抵沙帶泥
或失其清四端者始達之泉也七情者盈科之水也
故余嘗妄論以爲七情之根四端之感是也今夫人
見孺子之匍匐將入井惻隱之心油然而生徃而救
之欲其生也救而得活則喜救若不及則哀人或可

救而不救則惻隱向使人無惻隱之心欲生之欲得活
之喜何自而生也不及則哀不救則惡何由而生也
推其欲也喜也哀也惡也之所自來則只是一端惻
隱之心是也原其惻隱則一箇仁字是爾惟此孺子
一事七情之隨遇輒發皆因惻隱之端而莫之禁焉
則其他事物之來七情所發或因羞惡而發者或因
辭讓而發者或因是非而發者自有苗脈之可尋源
流之可觀矣若以四端之序而言則惻隱之感頭惻
隱而尾惻隱也羞惡之感頭惻隱而尾羞惡也辭讓
之感頭惻隱而尾辭讓也是非之感頭惻隱而尾是

非也頭惻隱之說出語類以七情之序而言則喜也怒也或頭惻隱而尾喜怒或頭羞惡而尾喜怒或頭辭讓而尾喜怒或頭是非而尾喜怒其他哀也懼也愛也惡也欲也亦或有頭惻隱而來者頭辭讓而來者頭是非而來者故曰四端各包七情耳夫以情對性則有體用之別以四對七則有頭尾之序先儒所謂橫貫直貫者此之謂歟何謂直貫如惻隱之愛羞惡之惡類是也何謂橫貫如惻隱而或怒或懼羞惡而或喜或愛之類是也四端之皆以惻隱爲頭者仁是生底而惻隱爲生之端故四端皆頭惻隱程子曰滿腔子都是惻隱七情之皆以四端爲頭者端是感物之初而情之所由

來故七情各顚四端矣夫心者統性情該動靜者也志則心之所之而一直去底意則志之經營往來謀度者也是以橫渠先生曰志公而意私志剛而意柔志也意也同出於心也而公私剛柔如是其不同則四端之端於性猶志之於心也七情之由於四端猶意之於志也四端之純善猶志之公也剛也七情之或駁猶意之私也柔也四端之發於性也如志之發於心而理分數多其事善故先儒以謂理發夫理非氣無以發矣而謂之理發者理為主而純善是謂也七情之由於四端猶意之由於志而氣分數多其事

駁故先儒以謂氣發夫氣非理不能發矣而謂之氣發者氣爲主而或駁之謂也然則志意也同是心之所發而意因志而謀度四端七情同是性之所發而七因四而著顯故愚謂四端者感物之初而七情之苗脉也七情者應物之始而四端之條幹也然志是心之所之而心之所之原於性之所感故意亦從其志之所之而謀度焉其在喜心所之則志在喜而意之謀度皆喜中之事其在怒心所之則志在怒而意之謀度皆怒中之事故曰七情各包志意耳然使此七情以之中不中善不善眞僞誠妄都是往來謀

慶者之所爲耳是以大學特言誠意於正心之前而先儒謂之人鬼關者良以是也此其天理自然之勢非穿鑿附會之所可爲也學者要須察夫四七之感而稱物平施隨事中節則愛惡雖異同歸於仁矣喜怒雖殊同歸於義矣其他哀也懼也欲也俱不害爲仁義禮智之德而子思所謂中節之和正謂此也苟或不然而役於形氣蔽於己私交物隨遷直情徑行則愛出於仁而反害於仁怒出於義而反害於義矣聖賢之學其要只在使七情必得中節夫然後可以言復禮之工可以言位育之效矣雖然以余後生末

學淺見膚識安敢盡性情之妙耶只自記其平昔所究於心者以識之世或有堯夫子云者耶或曰苗脉間架有似然矣而於四端曰感物之初於七情曰應物之始曰感曰應傾有別矣而曰初曰始亦有分別耶曰古之論造化者有言氣之始曰太初形之始曰太始夫氣以成形則氣先於形而於氣則曰初於形則曰始曰初曰始豈無分別耶

氣質說

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吳文正公詩曰氣火血脉水骨金毛髮木五行皆有土四載於內理亦賦焉理則天下古今人與物

同而氣則有偏全清濁厚薄之殊（人則全物則偏偏中自有清濁厚薄全中亦有清濁厚薄）故在木木之氣有偏全在金金之氣亦有偏全而偏全之中又各有厚薄之殊厚薄之中又各有清濁之殊又或有七分清三分濁者又或有一分清九分濁者而十分清十分濁也不多得（十分清上智也十分濁下愚也）及夫吾人稟受之初雖全受五氣在五氣已不能均（五行之氣或多或少故自不能均矣）而稟於人者又不能均或偏於金偏於木偏於木者其稟柔弱偏於金者其稟剛猛而剛猛之中自有清濁之多少柔弱之中亦有清濁之多少（柔而多清者近仁柔而多濁者近愚剛而清者近義剛而濁者近暴）而清濁

之中又各有厚薄之殊焉無論清濁稟厚者多壽稟薄者多夭人亡不同面面各殊而一原之理隨偏且異是所謂氣質之性也所謂異者非理之異也氣異故理亦隨而異也然氣質之中所賦之理自是本然而本然之所搭處便是氣質故氣質之中不能無本然之可尋四端之油然於內者便是本然由氣質之粹者與本然爲一由氣質之駁者與本然爲二與本然爲一者上智之資也不容修爲而自然中道者也稟其清者爲聖爲賢而清有金清木清水土之清而清中不能無五氣之多少故從古聖賢氣像不侔清中又不無厚薄之不同故從古聖賢壽夭不同與本然爲二者中人以下之資也不能不有修治之工然後纔可入道脩治之工當於

四端七情上求而節之節而和之致中之中便是時
中之中也修道之工斯其至矣

太極圖傳受說

謹按朱夫子答汪叔耕書曰所論周程傳受次第恐
亦有未易言者以太極圖為有單傳密付之三昧則
又近世學者背形逐影指妄為真之弊也余嘗讀而
未擬言外之意夫太極圖之不得為單傳密付則程
子之受濂溪之學未知為何事也雖不敢妄言竊疑
未嘗息也及讀答張南軒書略知其槩矣其書曰太
極圖立象盡意而剖析幽微周子蓋不得已而作也

觀其手授之意蓋以爲惟程子爲能受之程子之秘而不示疑亦未有受之者爾夫未能默識於言意之表則道聽塗說其弊必有甚焉觀其答張閎中書云張閎中程子門人而答乃程子所答書雖未出書即易傳書云學未嘗不傳第患無受之者此則程子書也愚讀此然後略知答汪叔耕書之微意耳夫太極者在天之理也因陰陽而著見而濂溪手畫是圖授之程子者也蓋是圖也顯然可睹者陰陽動靜而已天理之渾然豈圖上之所可睹也豈言語文字之所可傳也所以程子之秘而不示者非欲秘之也元無可示之形故答閎中書云第患無

受之者今以在天之理何以能受之於一圈子之間也圖者形而下者也理者形而上者也形上之道不可係著於形下之器也初非師弟子之所可授受者也然則師弟子傳受之統果何事也愚必曰學也者致格誠正也孝於親忠於君宜妻子信朋友皆天理之所寓至道之所凝也談天理不若卽天理如程子之論相輪一般夫十三級塔上對望相輪談極分明豈若直入塔中歷盡十三級雖極辛勤及到相輪中坐在時十三級相輪便為吾有則與對相輪談分明者自別為是故前聖所傳後聖所受只是惟精惟一

之學而卽進步十三級相輪那在之地無不歷驗者也是知朱子之言太極圖之不足爲單傳密付者此也明道有言學者須守下學上達之語乃學之要且如此用功基脚牢固末敢便離下學之地別求上達處也朱子答呂伯恭書曰大抵道理平鋪放著極低平處有至高妙底道理不待指東畫西說南道北然後爲得不傳之妙也愚於程朱子數語可知其上達之意而上達之意必於下學處可得不可於圖上可傳若只於圖上論之程子之言第患無受之者豈非知道之語耶

大學誠意章說

謹按誠意章章句下雙峰饒氏之言曰心之正不正身之修不修只判於意之誠不誠所以中庸孟子只說誠身便貫了誠意正心修身此章雖專釋誠意而所以正心脩身之要在於此故下二章幷言心不正身不脩之病而不言所以治病之方以已具於此章故也愚嘗受讀其在篤信之道受不敢致疑於此而謹奉守之久矣余自近年種已有疾病專廢課讀只於平日之所習熟者而推繹之至於誠意章饒氏之訓忽然有三思之疑蓋大學之書自致知至于平天

下其目則有八而工夫則自相推效下一條功夫已半在於上一條上一條功效已半推於下一條故自格致有以至於眞知則格致之効已半推於誠意矣誠意而有以至於快足而心廣體胖則誠意之效已半推於正心矣正心而無有所不在之病而中正不倚則正心之效已半推於脩身矣其下齊治平亦皆如是而自首至尾脉絡貫通此則八條工夫自然之勢也然八條自八條耳逐條用功各有攸當誠意自有誠意之功正心自有正心之功修身自有修身之功效可以相推功不可以相兼豈以誠意一條揔作

心身治病之方哉若以誠意一事爲正心修身療病之方則曾經誠意之功者已服其心身之良劑矣奈何復有心身之病而剔發於此分爲二章說也耶今論其病之輕重大抵心身之病異於不誠之病不誠意則隨在小人無忌憚之惡故先儒以爲人鬼關而重言愼獨以示丁寧之意至於心身之病則初非生死路頭膏肓之疾也其爲忿懥乃當忿懥而忿懥者也初非不善之忿懥而第其有所者爲病於存心之地其爲親愛乃當親愛而親愛者也初非不善之親愛而第其僻焉者爲病於處身之地此病病之輕者

也病雖輕旣爲是病則于指之爲病而不俾猶可醫治況在心身而其不以療之耶然則何以療此余嘗診之此非出没入鬼關者同症則不必投之大劑如大勝氣之類也病之輕者醫之亦易只在節飲食愼起居善攝養而已朱子答李處謙書曰凡日用間知此一病而欲去之則卽此欲去之心便是能去之藥是知心身二病療治之方實不在論病之外也只在知病之中也但當省察常自警覺則藥便在此不必外求奈何追求拮已過之誠意科中耶所以朱子釋句每用察字苟能察之則善爲攝養病必不作終雖病

爲療在其中而不遠可復矣元來傳者之不爲別設
療治之方者其意正如朱子之訓知此病而欲去之
則卽此欲去之心便是能去之藥故也今如饒訓而
欲以誠意之誠字試諸心身之病則誠者只是實然
而已當忿懥則實然忿懥而已烏能免有所之病也
當親愛則實然親愛而已安得無僻焉之病也耶中
庸孟子言誠身則身爲心之區宇也一舉身而誠之
則其在區宇中者已無許多病祟之可言大學之言
意心身則逐字分章各陳其病心身之藥不于心身
上求之乃反追求于裏時已過底誠意工夫耶吾之

所以爲此說者非敢貳之於前輩訓說也第於用功
之地終有所未安故私自記焉以備日後參考云
又按朱子答徐崇父書曰數情之說如耶引孟子
隱几而卧而以爲嘗然則已得之矣何必疑其非
本有耶不但孟子如孔子取瑟而歌亦是此類但
大學之意却是恐人於此一向偏却要不照管今
當看此重處識取正意受用省察不必向閒慢處
枉費思索也愚於此書熟讀潛玩則心身二病療
治之方亦不在心身之外也大學傳者之意却
恐人之於此等地上一向偏却則恐生有所僻焉

之病故額言正心修身者之病焉使之警覺而審察焉朱子所言看此重處識取正意是且所謂重處指其偏重處識取之謂也所謂正意救其偏而正之之謂也何以知其偏也常〻照管是也何以正其偏也受用省察是也心之所存身之所接無時不省察則二者之病自可療之而亦何至於無病矣若乃二者之病療治之方已具於誠意章則朱子必先言之矣奈何只說受用省察云云耶

鬼神說

謝氏說致生之故其鬼神致死之故其鬼不神何也

人以為神則神人以為不神則不神矣撥夫子致生
致死之說本爲明器發謝氏之意與此不同矣又其
說主乎致生故謂人以爲神則神如此則所謂鬼神
者其有無專係乎人心而已無乃似流於作用是性
之失乎萬正淳此說雖駁謝氏其言不爲無理夫致
生之故其鬼乃神此則神之有也致死之故其鬼不
神此則有而不應之謂也其意皆以有爲主者也謝
氏之論有似乎偏於有者也以夫子不仁不智之意
言之謂之仁可乎謂之智可乎以孝子不忍之心指
死曰死則不仁也指死曰生則不智也故爲之明器

明器者器而無用之器也指死而不致死故爲之器用焉指死而不致生故用以無用之器聖人到此仁之至知之盡如是而已今曰致生故其鬼乃神致死故其鬼不神云爾則鬼神有無專係乎人心者可謂名言耳然則事神之道不可以爲有不可以爲無當以明器之意事之則至矣何可偏扵有偏扵無哉

無是餒說

孟子曰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又曰行有不慊扵心則餒矣饒氏註其下分以解之曰無是餒也是無氣則道義餒也行有不慊則餒是無道義則氣

餒也所指不同云云饒氏此論非不精矣而似不合於孟子本意也其爲氣也配義與道則道義與氣合而爲一只是浩然而已也今以配道義之浩氣截而二之曰無此氣則道義餒也若無此氣則抑獨有可餒之道義乎道義者理也理寓於氣若無此氣便無道義何暇言可餒之道義乎又曰行有不慊於心則餒是無道義則氣餒夫這氣也本自道義中出也若無道義亦無這氣也又何暇言可餒之氣乎行慊於心則其心充然不慊於心則其心欿然心之欿然非體餒之謂乎朱子釋無是餒也之意曰餒氣乏而氣

不充體也釋行有不慊於心曰不直則不足於心而其體有所不充矣上下两箇餒字只是一般體餒如飲食者充吾腹者也食不充腹者謂之食餒可乎謂之腹餒可乎饒氏分而二之全失朱子釋經之義可歎

井田圖說

井田者文王治岐之常典而民產之大本也周道衰王法浸皇綱頹取民濫夫滕公之就質於鄒聖而必於經界而爲始則九一之法燦然可觀而遂使遠方

來者願爲聖人昵政教之蒲盧置郵豈虛語哉自後數千百載無人知有井田經界之爲何物惟我子張子慨然欲買田一方畫爲數井上不失公家之賦役退以其私正經界分宅里立斂法廣儲蓄興學校成禮俗救菑恤患厚本抑末足以推先王之遺法明當今之可行有志未就而卒嗚呼玆法始於周而終於周勝公行之而未伸張子有志而未就

天其將喪斯法歟天下後世如張子者今幾人也以我國呑滅裂之資生晩扵海隅偏邦固無所取才只扵古紙堆中粗識民產之利害竊欲買田畫井如張子之意而貧賤無力何以能爲哉謾畫一紙亦空言之無施而已曩者張子之慨然乃在時之不能行而今日後輩之慨然又在張子之未就而卒也歲乙巳仲秋海菴病叟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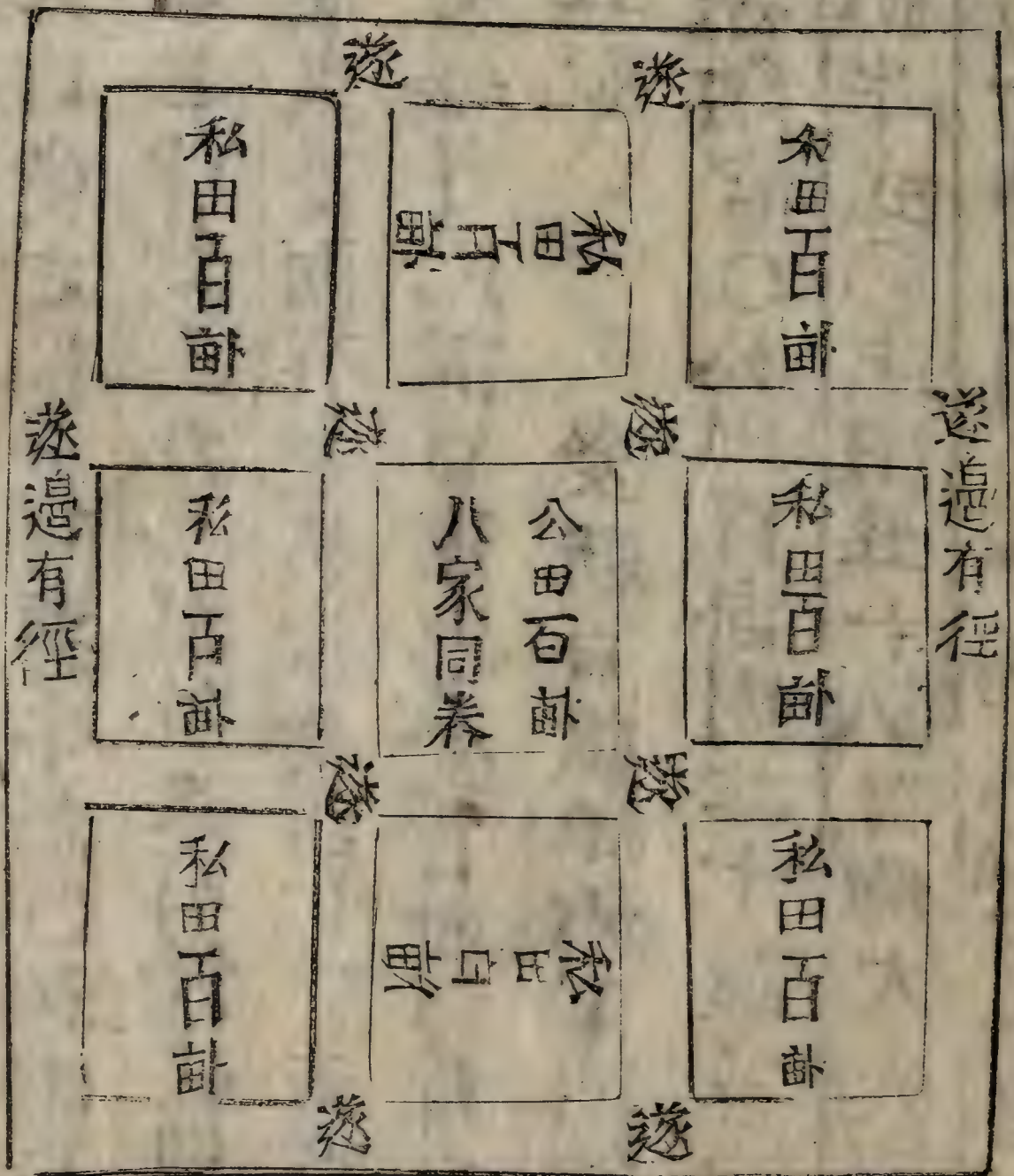
壹井圖

私田百畝	私田百畝	私田百畝
私田百畝	公田百畝 八家同養	私田百畝
私田百畝	私田百畝	私田百畝

遂 遂 遂 遂 遂 遂 遂 遂

遂邊有徑 遂邊有徑

一里畫一井一里長廣共七百二十步周尺八尺八為一步

家各受百畝為私田中央百畝為公田八家同養公

田以爲稅○一畝長二百四十步廣一步三尺二寸○間有遂〻廣二尺深二尺以通溝而導水○遂邊有徑〻在二夫所受之間而可通牛馬○私田百畝乃上農夫九口之所受而九口之外又有餘夫則受田二十五畝俟其長而有室然后受田七十五畝若上有父母下有妻子則計口而專受百畝○餘夫十六始受二十五畝○一夫受耕百畝年六十則傳于子若無子則還納官○公田百畝內二十畝各授八夫爲田廬二畝半式⊙圭田五十畝自卿大夫以上受爲奉祀者○十井爲通〻十爲成〻方十里

壹成圖

一井

洫 洫

夫 間 溝 溝上 有畛

莫 間 洫 洫上 有涂

洫 洫

十里畫百井是謂一成百井中萬畝爲公田是謂一經界

萬畝之中二千畝授之田廬八千畝所出之稅納于公

府而圭田五十畝亦在其中多少無定式○一井之遂所合處謂之溝故曰十夫有溝廣四尺深四尺遂縱溝橫溝之所合處謂之洫故曰百夫有洫廣八尺深八尺○溝上有畛畛可容大車以通涂洫上有除除可容乘車一軌以通路路通于畿○成十爲終終十爲同同方百里四井爲邑四邑爲丘丘合十六井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爲甸甸合六十四井戎馬四匹牛十二頭車一乘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六十四井即五百十二夫所受之田是謂之甸

壹同圖

百井

洫　澮

百夫所有曰洫

千夫所有曰澮

澮　洫

百里畫萬井是謂一同○洫之所合處謂之澮廣二尋深二仞洫縱澮橫澮之所合處謂之川千夫有澮萬夫有

川野以受溝洫澮之水○川上有路已廣可容車三軌亘
達于畿○一同萬井內六千四百井賦車百乘馬四百匹牛
一千二百頭○畿內百萬井內六十四萬井賦車萬乘戎
馬四萬匹牛十二萬頭甲士三萬人卒七十二萬人○稅以
足倉卽公田所納賦以足兵卽戎馬乘數是所謂師隱於農

又按周禮云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
爲屋屋三爲井○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百井
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同方百里
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

圖說

客謂余曰夫井田者王政之大典也非不美矣至矣而中國之不能行者已累千載矣況我東則山川險阻地無百里之廣雖欲畫井勢固難矣徒羨聖人之餘法終不免空言之無益不亦勞哉余喟然曰我亦非不知當世之難行如有用之者豈以東國而尤難哉法之行不行只在人做之如何耳爲有不可井之地哉地之險阻平曠固有難易之別苟以井田約之則何處不可耶至若有長無廣之地長或十里廣一不可一二里則一里一井二里四井不害爲公家九一

之納矣又或有地盆窄而未滿一井之廣計其步數
一畝之長二百四十步廣二步三尺二寸為準除溪
澗巖石表補打量要以百畝為一夫之受而又如是
約之為八夫之受又八夫所耕之外別畫百畝為公
田而使此八夫同養公田則一井九區無論橫竪遠
近以百畝一夫九區一井為約以此推去則曰通曰
成次第區別而所謂田廬也圭田也餘夫所受自在
其中至於人丁牛馬車乘之賦自此有制矣曰古無
灌漑水種之法如欲便於畫井灌漑之功莫施矣亦
且奈何曰畫井之法豈有旱田水田之異哉方圭之

縱橫何妨於畫井之經界也一畝之長廣率以二百四十二步爲可耕之地則雖十阡百陌十方疊以一畝之地廣以類推去則地之方圓大小長短自有準則二畝三畝至于百畝不失分寸徑畛溝洫自有定式而亦不失灌漑之利矣何必四面方方井井然後畫田如紙上所圖也耶曰若如吾子之言則何以異於方圭打量之法而必欲畫井爲畢哉曰量田之法量其地之大小肥确一定卜數此乃貢法也龍子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夫貢之所納只不過什一之稅而樂歲終歲勤勤不得養其父母實如龍子之言

也況今富人之田而貧者作之以百畝所穫先分富人之貰已折其半次納公家之稅又折其半其他農家冗費不可勝數又卜數虛實相蒙逐年低仰一年所穫不但糞其田而不足也以至牙兵價布都是虛名無人可代逐年貢納春秋點考遂與任掌朝夕彌縫非賂不和寧為名分戶斂以供其費不肯以名載籍所以民丁雖衆名不載籍土地雖廣民無常業民無常業故衣食日艱名不載籍故國失民丁萬一急難其誰與之守地廣而食乏民多而國虛都由於井田之不行經界之不定也若使畫井制產士農工商

人丁老弱悉載簿籍欺詐之習自止勸農之風自行陳相許行之徒皆願爲聖人之氓矣豈不休哉向者商君爲富强之計而急於近功遂至廢井開阡而先王之遺法盡矣然則後世民風之欺詐國勢之虛耗商君實作俑之胡氏宏曰夫家之法廢而民數不可詳民數不可詳而車乘不可出車乘不可出而軍師不隱於農軍師不隱於農而坐食者衆公私困窮矣嗚呼自秦以後數千百載明君良臣何限仍襲亾秦之政以至今貿貿也所以不能無識者之恨也曰兵隱於農何謂也曰五家爲軌々爲之長十軌爲里々

有有司四里爲連〻爲之長十連爲鄉〻有良人焉即以此爲之軍令五家爲軌故五人爲伍軌長率之十軌爲里故五十人爲小戎里有司率之四里爲連故二百人爲卒連長率之十連爲鄉故二千人爲旅鄉良人率之十五鄉出三萬人是爲三軍一爲中軍二爲左右翼焉四時之隙從事田獵春曰蒐以索不孕之獸夏曰苗以除五穀之災秋曰獮以順秋氣冬曰狩圍守以告成功使民習武功是故軍伍整於里軍旅整於郊此豈非兵隱於農耶伍之人祭祀同祀死喪同恤人與人相伴家與家相鄰世同居少

同涯故夜戰聲相聞晝戰目相識生則同樂死則同
死守則同固戰則同彊是所謂兵猶卒銳胥出於井
法嗚呼井法一壞軍無全勝之軍民無效死之民國
何以爲國耶曰聞吾子之言則然矣箕聖之都平壤
用井之制抑有可考者否曰世已遠矣法已浸矣今
無文獻之可徵如或行之一從地勢之平廣險易而
自有潤澤之道矣然程子嘗曰必有關睢麟趾之意
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如有關睢麟趾之意箕聖井
法雖無可證自有箇道理矣客唯唯而去因記其說
以附圖後云

遁菴先生文集卷之五

銘

三八銘 與金文伯與晉

天理本明稟生庶物惟人最靈萬宗于一具衆應萬逢原敘秩氣淸理徹提掇繳日 右明德

念彼同胞寧不卹恤我無與焉仁推禮率人情豈殊營道同術尚古先民求溫吹律 右新民

善是虛位當理則善理無不在物上是選毫釐易差盡心求勉拳拳服膺止止不遷 右至善

有物有則隨事卽中在父則孝事君則忠物無小大

處理同工透此一關耳順心通　右物格

一格二格物窮知至卽物射理莫從遵騎積久成熟

知止無事勉亡不已德必成咒　右知至

七情之感在心爲意人鬼兩關初無二致白玉之白

表裏眞粹快足於已仰俯無愧　右意誠

生禀以眞止一得正無偏無黨大中是聖豈容錙銖

自有定命雲過太虛止水明鏡　右心正

內無愧怍外無愆尤心廣體胖是爲身修戰競自持

神明匹休大本旣立庶事有由　右身修

上安下順和樂且孺恩以相懷義以相提事或參差

題義旨緒列吾實德驗此相睽　右家齊

愛惡無偽是謂天則表裏瑩然無巳可克親踈無間

亦曰民極品式備具實賴有國　右國治

大小雖殊家國一治推巳及人ㄷ理如斯孝悌與慈

三摺同規上下四方身在中達　右天下平

杖銘

豈而多節君子之副貞而且達老夫之拺隨動隨察

勿徑勿竇

上樑文

荆山祠上樑文

鄉邦之公議有定方仰世德之光荆山之廟貌重新
正合祭社之禮一代之風百世之變伏惟雲溪先生
鄭丞淑氣所鍾精粹其義絶纖芥於肚裏藹仁一團
和風吞八九於胷中汪汪千頃河海㝠前脩而聞風
起孰不曰當世之英惟孝友而篤躬行人必稱古家之
政問學有進步之次攻業尋循序之功析至理於
絲毫學覺比透致餘力於墳典華實益精琢磨輔仁
實賴曾多之君子繪事後素有爲越府之茂才取彼
間雲之出岫瞻物外之伊蟄觀此小溪之流派寓逝
者之如斯凡其衛道先覺之模顧乃斯文後學之效

訪花隨柳千載之胥次漸開種菊蒔梅一區之風光
正好才未展於當時纔得上庠之各志不苟於斯安
堪許陋巷之操尊賢尙德乃 聖朝右文之至治追
明報功是後輩景仰之微悃爰取百年揍息之址遂
爲今日俎豆之儀前以主後以納彷彿陟降之在是崇
其禮重其禋慨然客聲之可聞鬯灌香升允宜矜
佩之賁金暈飛鳥革覩堂室之奐輪豈徒子孫之
誠斯以然也固乃士林之議亦有爾乎肆當虹樑之
辰敢陳燕賀之語兒郎偉抛樑東金鷄拍〻瑞日紅
聊回怵惕推誠感客適宜看烈祖宮兒郎偉抛樑西

松老雲愁草色低明發其思患不盡至今歲歲撫春蕙兒郎偉抛樑南玉山如揖繞晴嵐如砥官路橫今古多小行人式去騷兒郎偉抛樑北千古伽倻垂碧色鍾得地靈宜有人百年風範看遺墨兒郎偉抛樑上太陽正位中天朗丈夫心事當如斯魍魎不能逃醜樣兒郎偉抛樑下一帶源泉流不舍春日觀瀾時正佳味歸清趣又風樹伏瀨上樑之後棟宇有永世之堅絃誦奏多士之恪春秋蘋藻遵社典而同衍前後書圖仰遺範而無射非徒時輩之矜式永爲來者之作興

祝文

荊山祠奉安文

靖節遺芬忠孝餘規公起九世其承丕貽淑氣所鍾溫厚良資魯多君子賴以切偲學通古今藝博文詞惟孝友于本乎天彝不喜華靡惟義是推得之爲德自期中途巷裏溪堂物外雲輜養蒙樂英啓迪發迷丁午忠憤言志以詩才抑未展固窮惟嬉當世所獎後輩所追禮合祭社遺像妥綏七分寫慕非無所祇禮重木主兼奉是宜重新舊幀十分無虧玆於吉辰敢告以酏

常享文

行誼文章師表永世餘芬流澤惠迪來裔

祭文

祭族大父進士公 杜浩 文

嗚呼惟公吾門準則禀氣融和持身正直孝源百行餘事文墨養志繼志恭爲子職籍登東庠望重南國人之有技必賜顔色人之有過必勤警勑謂仁必壽謂德必福天不佑公喪禍孔棘自春徂夏三遭喪盡血淚未乾公又繼草行路猶涕矧余衰憊早于孫餘生鹵莽無識每趨軒下歸有所得遐祝無疆永依爲式

彼蒼者天奪公何亟鱗嗣賢孝遺蔭繁殖天之報善昭昭不忒截彼城峴俊爾塋域殘雪旣白瞑路斯黑一盃長號彌切傷惻伏惟尊靈歆我悃愊

祭族叔處士公 學翰 文

嗚乎孟子曰有所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小子之於公見其有爲而知其所不爲也蓋公之資禀忠厚簡重惟德是務不爲表襮接人以信辭旨懇惓虛己受人務從和順謙巳退守不肯上人公所平日用力於此者也其他公所不爲者自此可推及到我公以八耋之年處門長之位者幾許年所而有事必會會必

儼臨不有明言刻迫而人不敢自外規度也不有竊聲快意而人不敢非議情外也人或疑其無味而無味之中可味者多人或擬其淡泊而淡泊之中可敬者存此其耶以小子後生之爲我公感服者不淺嗚乎門衰祚薄長德一歸人情自此而日崩宗事自此而日非小子之一聲長號豈徒後死之慽而已哉

祭族大母昌寧成氏文

嗚乎痛哉温而良貞而淑惟夫人之蘊於中者是已簡而和莊而順惟夫人之發於外者是已其歸也粢盛旣潔毋少愆累宗之祀其居也閨門以化毋或忝

紛華之靡庭蘭有三而恨未畢冠䏶之美德必有壽而痛未加耄期之齒哭夫人兮失所倚念疇昔兮慟無涯緘辭泄哀兮非勿誄臨風涕零兮具此匜嗚乎哀哉

祭本生祖考改葬文

嗚乎我祖考生乙亥卒癸卯享不及顔淵之三歲自古賢人君子之不得壽者居多天之不可測者固如是也小子生晩於祖考没後十年而今年五十有五祖與孫之不相及古今懸絶而惟是血脉之流通如草木之有實夫五穀種之美者也自有播種以來歷

累千百載黍稷稻粱各從其類而不失其氣味但時之豐歉有別地之肥磽有等耳人之子孫夫孰非祖考精神心術而絡有許多美惡小子以我祖考之遺體髮膚不及祖考之精粹豐蒲心術不及祖考之仁孝慈諒此則如五穀之豐歉肥磽美惡不齊纔得其形貌之不爲稊稗而已嗚乎我祖考之初葬也先考年纔九歲仲父纔七歲幹事董役者只是若干親黨耳先考在世以此事爲莫逮而昆季燕處相對隕泣語到移遷經營未休運祚不長歲在壬戌仲父先殁享二十六而只有一子永孝是也後三年乙丑先考

又歿享三十一而有子三永祿永祉永燮是爾而永
祉不幸見夭目今所存只是從昆季三人而不孝年
今五十有二永有丁息永燮年今四十有三幸有三
子不肖孫亦有三子天不悔禍今年正月長子見折
嗚乎七十年來寃噫夭折無代無之以渠不肖之身
自幼至長多積罪戾不有先蔭世德反遭無限荼毒
仰號俯哭以至今日病軀殘喘念及先考之遺意謀
與二弟圖遷兆宅先以祖妣恭人之墓遷封松峴之
西坐又虛一壙以待祖考之幽宅二穴而同墳者是
也然此非小子輩綿力之所可圖也先考在天之

鬼

靈爲之陰隲於冥漠之中而抑亦祖考兩位之同原同宅自有定時而然耳庶自今以後安兆妥靈垂及萬年未亡無虞嗚乎小子以出繼之孫不敢主奠略陳蔬果告及微誠

祭南坪黃公文

往在戊子春未祿自西歸歷八公之堂與公論鬼神之理纔三年公遽作神事耶昔南華氏惜顏淵之短命謂不亾者存噫人果有死而不亡者存耶其爲人也風致淡泊眞境磊落至於制作文字動倣古人軌範如是底人其不亡者耶嗚乎公之夫人即未祿之

姨母也資緣陪晤窃仰公雅論不越乎爲己之方持心之要外此而古人文章著述無不洞然于心耳言若已出津津而不已未嘗一言及於人品之長短時政之得失永祿之識公之面今幾年承公之訓又幾番而每感服銘肺不能自已其諸異乎人之姨叔侄也噫公年未及杖永祿往來亦自源已將幾年幾番而公今已去將不可復於公之堂耶臨風起慕濕淚交零追惟往事一酌送訣公如有不亾者存庶幾歆降乎茲耶

祭鄭亨伯樹亨文

嗚乎公與我同居而同年誼分固其深矣然同居而地同者未易同年而臭味之同者尤不易矣公我則不然居同而地同年同而臭味又同公好我好我惡公惡而姿質虛弱年纔五十鬚髮之黑白齒牙之枯落亦同有時相對公笑我衰我笑公衰其笑也非眞笑所笑之中其懷也同及其死生殊塗公鬼我人向時之所謂好惡悲笑我乃獨爲而公不與焉烏在其平昔相期也哉諺云同年之友死必同歸旣同其歸必有其事治亂臧否吉凶憂樂一一與同斯世否誠若是也人將亡於此而存於彼矣所謂弔死問喪

只不過並一世去留之情而已如或魂升魄降雲消霧散冥冥漠漠終莫知所向則人生斯世壽不盡其年業不盡其精功不成其志行不果其意如公中塗而歸者啻可悲可哀者也豈特去留之懷而已公之賢淑粗識道理頗有向前之望公之在世未嘗不以是期已拘於貧病恐不免十寒之慮是則非但爲生者可惜抑爲公一悲也嗚乎哀哉

祭醉庵李公文

嗚乎我公即小子之高祖妣兄弟之孫而於祖考爲再從兄弟也逮于小子佺來承款如太極性命上達

之事一舉洞快如誦已害自其發言於所不同者而畢竟歸之於所以同處當初辨明之際有若忘乎少者之分焉及其歸諸所同之地有若忽乎長者之威焉情有所無隱語有所不諱或以書或以詩卷二焉戀二焉者合幾年矣若此等事豈親戚之所同有者乎鄉井之所共聞者乎長幼老少人二之所皆然者乎噫之平日待少者接後生如小子輩者未知其幾人而小子之奉長者則惟我公而已公殁之後不得聞仁義之論性情之辨而貿貿若鄉井之無人焉且小子之年已迫六旬一面僻峽獨掩荆門歲月易得

義理雖明中夜無寐撫躬長吁未嘗不追念我公之言論風旨令人警發於心目之間豈徒于羹于墻而已哉丙午秋小子自琵谷歷候信宿而臨門告別意甚悽悵未幾小子有長子之慘自此不敢復進而遽承實音嗚乎老懷易感天機難遏見何乜款別何乜悵一欵一悵過於常則便不祥是豈公之所作爲而然哉言之痛矣小子多病墓草已宿尙無一酌之訣今到琴祥隨衆一哭是豈公平昔待小子之意也辜負實深無以爲文嗚乎痛哉

祭族叔處士公 龍翰 文

嗚呼我公即吾家十世之宗也其處家也孝且友其處族也敦且敬其與人言藹然若不出諸口其待賓客肅然若不爲表襮至於家庭之謨奉先之道實爲吾門之大矜式而鄉黨之所共見而知者也吾何爲之張皇說道以謾人聽聞耶竊念永祿之於公其年相四五歲上下其居相數里許來往兄弟之數亦與公同早而失怙亦與公同及其長而憂樂休戚亦與公同每與公相對論懷往往相符而暗合者多矣由是而言無所不到意無所不合不幸去丁酉永祿哭弟之慘公執手而語曰君與我同是孤露餘喘幸

賴兄弟之翼君胡忍此君胡忍此公之吊死唁生
旣極且至而未及四五朔公遽觀化嗚呼公但知前
死之有悲而不知後死之有感但知吊之者在人而
不知吊之者隨巳是豈公之知之未到耶以生死
人情之常孰云巳之將死而不悲其有死者目前者
耶以此推之吾之爲我公哭者安知不如公之吊我
弟者耶况渠氣質虛薄年未五十頭髮三分巳白兩
傷牙齒次第搖落自夫哭弟以來眼花始發凡看文
字不能正視如此兩何暇吊夫前人之死耶但未知
後死而悲者誰也嗚呼此夜將晨公之窓撤矣數行

告訣于嗟止矣嗚乎痛矣

祭姜踈菴道仁文

嗚呼有生有死理也好生惡死情也今我公雖得百歲之享終不免後死之悲况享不及稀年留債世間非止一二則死又不能無憾生者之情其不爲慟也哉公平日每以無父孩孫愛而撫之以至成立乃曰吾之能事畢矣喜形於言談之間未幾新婦摧折内哭主饋目前慘憺實非人所堪勝貽書於我曰淡泊生涯只做一老禪意甚悽切永祿之於公識面於場屋之間結媾於少壯之時年相近而志相同一往一

來非但源源之樂起居威儀之間令人起欽而不敢
怠也講明義理之際令人心悅而不敢忘也相從數
十年誠信愛畏豈但世俗所謂姻家之誼而已哉不
幸中間所遭亦如我公而公益矜憐慰我曰余所嘗
傷慰我婦曰家亦有如汝者言意有感動人者自茲
以後各在裏境不相聞造而紙面情意久而愈密前
年忽聞我公患泄痢即致一伻乃審舊祟已除而筋
力莫振心竊謂此翁其衰矣必不久長噓唏而歎又
繼以自患曰公共歲月豈人衰而我不衰哉兩人俱
衰早晚亦可畏也未幾遽承實音人之死生如是忽

忽耶泡沫風燈不足以喻其意也且念公之季子與我海孫同年其長其就必無先後而公我之世債未了矣公今抛棄而都忘此吾所謂留債世間者也嗚呼念公之資質內剛而淡厚德器仁慈而醇熟又於平日攝養之節不曾一毫放過於流漫之地以傷其生所以知舊之望爲期遐享竟不及中壽而遽至於斯一去泉臺其不復於世矣惟是精神心術尚著於文墨之間庶幾手摩心惟想象其風致雅操於當世矣嗚呼

祭族大父 杜臣 文

嗚乎我公家甚淸寒朝一盂夕一盂計不至日然而處之恰然惟以奉老之是務樵山漁水以充甘旨勞筋竭力以養其志以致九耋康彊之福公之於事親可謂得其道矣惟有知者天翕是耳焉用人之知不知耶公有子五人長公克肖事公之道亦如公之事大人公者多矣而計活又非曩時若也不以公之福之所由豈有是哉宗黨之所以稱賞不已者也公於泉臺之下亦以是而瞑目矣此夜將曙儀床示撤一酌之奠千古之訣嗚乎

行狀

先祖竹軒先生行狀

先生諱恒慶字德久號竹軒又號省村上世有諱漢麗朝燃山府院君燃山今永川因爲貫其後有諱元道號泉谷當麗季隱居永川羅峴墓下三辟大司諫不就與遁村李公爲道義交有傷時急難事載成慵齋叢話自是再傳有諱興孝號月谷 太宗十一年登第官直提學善隷書見名筆錄於先生爲七世祖也高祖諱希浩縣監配順天朴氏禮孫之女與寒暄堂金先生爲友壻嘗於江陽之小學堂講磨道義至晩年遷居京曾祖諱裕參奉與伯氏參議公諱祥

並錄巳卯賢良祖諱師哲以文行薦授掌令考諱擧
嘉靖戊午中司馬以文章筆法著妣李氏 宗室延
昌君鶴壽女庚申三月二十四日生先生于高陽元
塘里第形貌俊偉兒宇宏深年纔五六歲能解字義
成童志尚近道不喜文華嘗隨母夫人往外宅見宮
中衣服器皿之盛輒不樂白母夫人旋歸延昌君聞
其由嘆曰他日昌崔之門者必此兒也萬曆三年乙
亥國子公省掃先塋卒于星州時先生年十六奉母
夫人奔哭初終之節如老成人俟禮月葬先塋側因
居墓下今柞川村是也內以晨昏定省外以朝夕拜

墓雖風雨寒暑不懈也丁丑服闋毋夫人戒之曰吾聞喪父長子不取以其無父教之謂也況汝以客地孤子內失賢父外無良師孰肯納汝聞今鄭寒岡學問高明汝盍往師之於是遂執贄師事得聞爲己之學篤志力行益勤讀書銘其座曰天賦均善不豐不嗇堯何舜何有爲亦若自是問學日就篤信師訓常於講學要語必書紳而歸窮格其旨精粗本末要其歸宿然後乃已又於濂洛諸賢文字雖片言隻句必要講解如誦已言行已處事必以平易下學之事爲主居家不喜華美持己莊重簡嘿每以先公之喪出

於客地不得終孝爲平生之痛其事毋夫人敬以愛
閨門內細微之事必稟白然後乃行一以養志爲事
其在親側叱咤之聲未嘗及於犬馬雖盛暑衣不解
帶朝夕甘旨必親嘗及壬辰島夷之亂奉毋夫人轉
入伽倻白雲城以僑居單孑之身遇干戈搶攘之時
船自負米菽水之供未嘗乏絶亦未嘗以辛苦之色
傷親之志也時鶴峰金先生以招諭使飛檄列郡辭
旨激烈先生讀之一回慷慨泣下毋夫人曰汝胡爲
此對曰京城失守 大駕已遷金某以招諭之任來
諭本道其旨甚懇故自不覺慷慨爾毋夫人曰余以

未亡人年迫六旬遭此板蕩又聞此語宗社墟矣我心則悽況爾丈夫之心忠憤之激安得不爾恨不得做王陵之母使汝伸大義於天下也先生又惕然改容以對曰一子一母要相爲命奈何出此言因作詩曰飲血勤王諸將相捐軀報國幾男兒又曰沙塞雲迷仙仗遠萱闈日迫暮暉殘干戈幾年姻姪知舊生存無幾鄭先生自京春歸杖拾殘編復脩講學盖門徒諸賢一不被傷先生與諸益戲曰夫子在某等何敢死自是問學之功漸就高深鄭先生每有事輒云與水下丈議盖聚巖在檜淵下流也辛丑丁

內艱自壬至辛十年之間七耋筋力向且康健處處常
處亂一心奉養惟懼愛日之不長及到巨創哭泣哀
毀幾絶方甦殯殮初終一遵家禮葬於先公墓傍異
穴同壙朝夕拜墓一如前喪癸卯服闋乙巳中司馬
鄭先生以川谷書院自亂離之後未免初創推先生
爲洞主貽書屬之曰青衿全集講磨道義是吾所望
蓋隱然有傳付之意也遠至昏朝時事日非不復舉
業杜門謝世築數椽於鰲巖水石上種竹以扁號遂
與二子日以講學爲事每戒之曰汝在師門不聞銖
視軒冕泥視富貴之語耶士君子立志之始固當如

是況貧賤有無愧之貧賤富貴有可恥之富貴只看
此道之如何耳見今時論咄〻逼人草莽賤踪雖無
所管交遊之地趨向不可不觀且伽倻之南氣焰可
畏慎哉慎哉嘗恨亂離之後禮數未備即抒鄭先生
祭儀條別爲圖式爲子孫遵守之規鄭先生校勘禮
說貽書相邀曰必與二子俱盖二子皆受業於師門
問學風範每爲師門所推奬有水下三賢之語庚戌
鄭先生爲鄉人朴而立所誣先生議與同門諸賢治
疏辨誣又與一鄉士林罰之出鄉先生謂諸賢曰毁
屋之典不必盡撤其家遂撤屋上數三尺而還其後

而立服罪逃奔猶出崔某之責人循理身雖遽竄無
恨庚申鄭先生易簀李二子能親殯殮行心喪禮同
門諸賢無所依歸相與講論一依前式語及丁巳處
義門生金應礪侍坐而問難先生答曰凡諫君之
道先要順辭誘衷開導其善端從人之誘順而易受
人之責逆而難與其難處而入之不若順處而納之
故曰納約自牖俟其一分開悟一分進言十分開悟
十分進言然雖極言無隱誠意所孚君有從諫之美
臣有進諫之實若但直截犯爭只要自巳之諫名不
幾乎顯君之過耶縱有見憚而納諫適足謂諱臣之

風則可謂有大人之道則未也裵藤菴曰可謂深得
先師本意耳先生又解之曰聖賢千言萬語何嘗有
不合於義乎學者但當篤信師道不篤信無以尊道
雖於尋常文字若有疑難處只可就其中反覆思繹
上下推究久當自可有得不宜輒生疑晦李東湖曰
年少學生輩所當書紳李石潭曰不但年少吾輩亦
宜佩服當時聞者以爲先生此論不但推明先師之
遺意耳由前說則畎畝之中大臣之體段已具由後
說則學者之門路洞然可謂有德必有言丁卯議立
鄭先生廟于檜淵之陽殫盡其誠制度措畫一出於

先生士林推先生爲洞主奉安節次立學規模一依
道東書院故事盖道東是先師之曾所講定故也當
丙子亂先生之年七十七命二子曰在昔壬辰余以
单子一身養七耋偏親恩義難以兩全未赴召募今
余雖老幸有二息體爾老父往勤 王事戰陳無勇
非孝也於是昆季二人率震衛震華二子赴高靈郡
倡義所軍伍整頓號令明肅指日啓行聞城下之盟
遂罷歸先生慷慨有詩曰滄海男兒何面目休將和
議恐東窓又曰帝秦濺恥終難洗蹈海高風孰與連
是時先生年德俱邵節力尚康遠移巖亭上使二子

若諸孫及門下諸生講論經旨每曰曾聞師訓凡爲學設教只是做人之方布在方冊今我諸君將爲爲己而讀是書初豈有爲人之心哉徒習口耳不以實心知無傷虎之眞知好無好色之誠好泛泛悠悠卒以無實則小人儒其可得免乎先師此訓耿耿在耳思之不覺惕然諸君鑑此老夫倪無竆廬之嘆也

又曰上達之事不是高遠只在日用動靜語默之間而幾微初動處方好看了諸君何不識取然最難守得思之便要有得又以詩題座右曰猗猗窓畔竹歲寒不改色我思衛武公九十詩猶抑蓋先生之學老

而不替手不釋心近書若値氏卷使諸孫朗誦一篇
憑几而聽喟然歎曰心神便自開了如披雲睹日先
聖開來之功老去益自知也戊寅五月十九日考終
于寢享年七十九葬于州東代知坊新士瀨辛坐之
原以曾孫瑋之貴 贈通訓大夫濟用監正大山李
先生象靖撰墓碣盖先生資質沉重豈易其事親則
虔夷險不失婉容其睦事則少而篤信至老服勤壬
丙二亂慷慨忠憤溢於辭表生三事一之義心講身
履允爲平生之業琢磨輔仁則晴暉堂東湖石潭藤
菴諸先生交相郁穆文章著述則不喜藻麗浮華之

詞務爲平易謹嚴之體師門往復問難書䟽不爲不
多而見逸於火其餘收拾百不備一可勝歎哉配豐
山柳氏龜巖景瞻之女 贈淑人孝順幽閑先先生
三十二年而卒葬州南法山坊梨峴子坐原生一女
二男女適盧聒玉溪先生孫世男轗孫鶴峰麟號梅
窩隨先生受業于寒岡問學夙就不事舉業癸亥改
玉後先生命隨分應舉癸酉聯璧生員嗚乎永祿
以不肖後孫生於數百載之下豈敢一半妄言於先
祖之德行事業哉祗因五代再從祖寒居公所撰遺
事及一代諸賢之所相推重創錄者裒而輯之別爲

敘述一本以俟知言君子采擇焉

先考通德郎府君家狀

府君諱贊翰字孟揚上祖諱漢封燃山府院君燃山今永川因爲貫其後有諱恒慶號竹軒生員師事寒岡鄭先生享鰲巖書院是府君爲八世祖也高祖諱后賢生員曾祖諱徵早世祖諱器重進士號無忝齋考諱之海妣西原鄭氏縣監東里文本生考諱宗海妣平山申氏府使光復女 英廟乙未府君生於祚川里第姿質溫厚兒字愷㥘癸卯四月遭本生考喪十二月遭先考喪一歲之內再失嚴訓時

府君年九歲李氏公諱國翰年七歲申夫人搦於家禍卒還親黨府使公憐而恤之盡心愛護日府君與李氏公游於村前小溪李氏公偶傷指見血府君執而泣府使公適遇之問曰見血之兒不泣而汝反泣何對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是以泣之府使公歸而語申夫人曰有子若是大可慰汝愛勿悲汝善護此兒府君在申氏側食則食寢則寢哭則哭笑則笑以故申氏雖在罔極不忘過哀也及冠乃歸侍祖母李氏昧爽必朝將當日將行之事一一稟白李氏不許則止及昏乃定即以所行之事與夫違近賓客往

來某事所由及新聽聞者以至古談野語一一告之諸姑之出而嫁者凡四來往殆無虛月而盡力購遺務悅親心出必有告反必先期使親未嘗有倚閭之懷將在外經歷事從容稟告李氏曰善則喜動於色曰否則憂惶恐懼終日不安在李氏側雖婢僕不曾以厲聲詈之內外門庭不紛不亂如一心若李氏公友愛尤篤門户雖分貨財無物我府君昆季及申氏皆未經痘時有出寓則奉母率弟或半載或周年而返每以曠省鄭氏爲憂申囑家人曰吾爲人子而曠省親側罪大矣幸體余意愼勿忘也歲壬戌痘疹

大行李氏公卒于寓第申氏哀疚篤晝宵侍湯奉
不解帶及至撤還已周年矣自是奉之同室洞洞屬
屬益勤誠力務以養志爲事是時不肖年纔八九歲
矣質鈍多病不勤課業或至浪過府君提之繼以諄
諄曰吾早孤失學每以痛恨人之有子如木之有實
見其實之成就而知其木之美惡吾雖失學將來之
望不有在乎爾輩耶汝當以父心爲心勉進百倍人
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有人倫也人倫莫切於父
子汝若恣意放課是忘其親忘其親是無人倫也又
嘗見人之有子可教而不勸課者責之曰生子是難

而養之尤難人衆有賢父兄正謂此也合後靜地搆
數間書屋令門子弟分大小作兩隊每日考功買置
紙筆其尤者褒賞之怠惰者罰焉由是門子弟及隣
里進業者多成就至於處族則老少恒留同寢者甚
衆而老而鰥者幼而無告者尤加矜恤解衣而推食
之疾病憂慽未嘗不周急又不喜較人是非嘗曰吾
以無我負人四箇字爲平生用力況處門內至親乎
由是遠近族黨無不悅服必以府君爲依歸焉東西
行過之人洞門者未嘗不先致敬於府君而府君亦
不以親疎異數焉府君之從祖考伴梧公晩卜精舍

於村西距家稍間每日一候雖寒暑風雨未嘗廢
事無大小必稟焉堂内祭祀雖隣親必往參焉癸亥
中鄕鮮配慶州孫氏監察會慶之女也乙丑卒享年
三十一嗚乎如府君之德以不肖十三歲愚騃之間
見而可追述乎五十既耄之後焉能盡其萬一也哉
疏漏之極昊天無涯惟願秉筆君子庶或采擇

先妣恭人慶州孫氏行錄

恭人姓孫氏貫慶州東都尹諱萬雄來孫監察諱會
慶女 英廟庚寅生於商山之東枝里葛年廿三歸于
府君監察公家甚淸寒于歸之日無以資裝惟有孝

經內則數卷書藏在空函中至親婦女來觀者多不滿意惟祖母李氏喜不自勝曰崔門其庶乎新婦之來蒲載婦德慶莫大焉三日廚下饋食之奉各稱其情定省行動一依內則祭祀之奉務盡精潔色不失婉順言不失和遂李氏愛重之語人曰欲知孝經內則之訓請看吾家新婦行也至親婦女之來觀者皆言古人有云知子莫如父今知新婦莫如李氏自是閨門之內姑慈婦聽迎本出姑同侍一堂至親窮乏甚衆或有失炊聞輒周之窮家子女之往來者皆撫恤之雖祭祀賓客紛騷之中未嘗有苦色應接如流

女工無不通曉分績考工事無愆期每訓不肖歷陳古昔賢人君子之嘉言善行因誡之曰古今無異有爲亦若是汝爲男子行不如此豈敢曰丈夫也庚申夏不肖年八歲適與諸同學隨長者往川上覓耶著衣恭人出與青袍大衣不肖曰母氏嘗言君師父一體今有國制人皆縞素奈何著此恭人笑曰童子無禮對曰無知故無禮旣得母訓而知其不可奈何爲之恭人書曰汝言如此可嘉但無他可著出與小衣至夕兄弟男妹列坐侍食恭人拈府君嘆曰吾能見此輩之將來耶意甚悽悵至八月寢疾九月

考終享年三十六葬大興洞亥原考妣合窆嗚乎恭人貞敏之姿能通古義端順之德能盡婦道育得三男一女劬勞極而未見烏鳥之情奄壞邈矣百歲之後誰能道我子母之至情也不肖男承祿泣而記之

姨母孺人慶州孫氏行錄

孺人姓孫氏系出慶州監察會慶之女也 正廟癸卯生容貌端莊織組饋食之外多識前古嘉言善行年十九歸于長水黃氏諱麟老號雨坪孺人以敏悟之姿事舅姑極忠養事君子極和敬尊舅甚愛之惟以早年不抱孫爲恨每有身計月苦企連生四女惶惶

若負罪一日白于尊舅曰從侄字鉉於弟居三願幸
辜致懸下以遂一抱之願舅公曰汝年未斷產何遽
出此言也孺人以婉容遜辭慨然而對曰婦也不孝
連生女而尚無一男夫家之罪人也且聞爲人子者
父母在不敢有其身况於子而乃敢自有耶舅公曰
賢哉言乎因命字鉉爲嗣其後連生三子而俱以宗
支別之庚寅夏雨坪公下世一女纔嫁餘皆幼孺人
擗擗幾絕忽幡然曰女子有三從之義於是哭泣以
節而撫育三子教之義方嘗語之曰汝親壽不免夭
才不見施而其文章足以不朽若汝曹不能繼述汝

曺之不肖姑舍他日地下余又何顔古人有戒寡婦
之子非有見焉不與爲友汝其體父之志念母之情
十分刻勵吾之至望盍勉哉饘粥行素一依喪禮以
終三年癸巳字鉉只有一子在河而早世丁酉字鉉
本生兄宅鉉無嗣而卒孺人乃會宗族而告之曰宅
鉉雖有一子本宅五世之宗不可不繼而宅鉉之后
當俟世鉉之息情義兩便僉意若何聽者咸改容稱
服指是立命在河主治喪族黨知舊皆言此事之前
後處義皆從大體保護家門專靠孺人之力也嘗訓
諸女動引古語因歎曰昔吾先兄未嫁之前嘗讀小

學內則等篇每為我證古人嘉言如茶飯常談
故耳擩目染者為多今焉思之宛然如昨而先兄竟
不免夭吾常慟恨也又曰婦人伏於人也恭爲萬善
之源妬為百惡之根也且婦性多偏務要大體而不
拘瑣屑偏滯之病自可除矣汝等各出夫家以是爲
衿鞶之誡　憲廟壬寅十一月二十九日考終于寢享
年六十二男萬善(世鉉改名)蘭善三女張任遠洪運萬李
勉秀萬善長男在濩竟以遺教為字鉉嗣次男在詔
蘭善男在憲張男武相嗚呼孺人即吾母氏兒也昊
以不肖之身早失慈母無以知母氏德音之萬一與

自弱冠往來侯謁多聞母氏之事又知孺人淑德宜
與吾母氏伯仲也今二從君略草其事屬余爲言豈
忍以不文辭強把毫墨書此歸之已未春三月丁丑
永陽崔永祿謹記

附錄

行錄

先生姓崔氏諱永祿字幼天號海菴晩年卜居於
鷺睡浦號鷺睡又號錦翁取衣錦尚褧之義也上
世有諱漢髙麗朝封燃山府院君卽今之永川以
永爲貫自此始其后有諱元道當麗季辛旽之亂

隱居末川之羅峴先塋下八 我朝以司諫三辟不就有諱興孝號月谷官至直提學以善隷載東國筆苑有諱師哲以文行薦授掌令有諱恒慶成均生員號竹軒子諱轅成均生員號鶴峰享發巖書院有諱震華號月洲於先生爲九世八世七世祖也高祖諱徵早世曾祖諱器重成均進士號無忝齋配眞城李氏 贈叅判守元女祖諱之海配淸州鄭氏縣監東里女考諱聲翰字孟揚妣慶州孫氏監察會慶女 正廟癸丑十月四日甲戌時先生生于州南柞川里幼有異質

清粹英邁見者甚重之康寧先生八歲隨冠童後將遊川上入告母夫人請所著母夫人以青衣授之先生跪告曰今當國制何敢着青衣母夫人曰童子無禮先生曰童子無禮無知故也旣知不可何敢服之母夫人喜形於色曰汝言如此吾復何憂乙丑母夫人下世哭泣哀毁無異老成先公諭之曰親喪罔極慮或有過哀毁性故聖人制爲禮以節其哀汝母氏不幸捐背今吾在又祖母在堂焉敢爲無益之哭傷親之志乎凡爲人子而傷親之志非孝也自承此訓哭泣哀毁不敢過也是年

十一月先公又下世先生年十三祖母鄭氏年迫七旬本生祖母申氏亦衰老弱年巨創若不能自保初終凡節依禮稱情饋奠之餘往來侍側於兩祖母食則亦食不食則亦不食戀戀之容懇懇之誠在傍者亦爲感泣時鄭氏累經喪禍氣息奄奄長時哭泣食飲全廢先生至誠泣諫終不回意一日忽憮然而撫先生之背揮淚而言曰余自崩城之日不得下從者以汝父在庶幾畢三從之義積殃未幾汝父又至此吾復何望即欲溘然汝之誠意有可以感神而矜天吾何忍棄汝而遽俾汝受

抱無涯之痛乎吾當强食祖孫相依以終餘日汝
亦體我意勿過哀勿素食先生泣告曰居喪食素
人子當行底道理然不食則死未聞食素而死願
祖母勿以爲慮行素終制堂內老成次第零落惟
從曾大父伴梧公在事無大小不敢自專必禀白
受命而後行先生早孤失學趨向未定而未聞過
庭之訓又無麗澤之資伴梧公惟是之惧爲其出
入觀感歲戊辰擇配于金林洪氏木齋先生玄孫
錫一之女洪氏世襲家學後進彬郁日相追逐一
日往書室有讀孟子者聞道性善及舜何予何有

爲者亦若是之語自不覺恍然心動曰古人自期
固當如是翌日歸于家稟于伴梧公曰聞古人八
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此語信否曰然曰小子年
今十六請讀大學伴梧公曰汝以年多欲讀通史
耶通史亦不能透何讀大學耶對曰文理之不透
通史大學皆然第念史記只記歷代興亡而已讀
之何益嘗聞大學古之所以敎人之書也請試讀
之伴梧公許之於是晝讀夜思反覆於文義之間
體驗於脩齊之方再讀三讀而見識漸透趨向已
正伴梧公大加奬許曰人之爲學在於下學上達

是故有若曰聖人之於人亦類也人之患例多半
塗而廢所以大學曰事有終始夫事莫貴乎有終
故也汝須勉旃無負此望也先生以此訓爲頂鍼
每日鷄鳴盥櫛拜謁家廟省祖母祖母所居室不
使婢僕而親執適溫冷進饍必躬檢稱味卒饍然
後坐外堂正其衣冠終日儼若祖母性方嚴老而
昏耗或有過度之事則承聲婉辭期於回寤以酬
接之稠撓等小齋於家後與二兒長枕大被同處
共槧日月征邁於庸學心近程傳朱退書講習質
疑未嘗一日不對案本生從兄永祐早年友武貫

不可錙銖計隨遞隨償從祖祖姑適張氏者當庚申之禍來托先生家嘗泣語曰我有二事不可已者上京鳴寃一也死而從夫同穴二也先生重違其意以二百金資其壻朴某治送京城俾遂其願及其大歸又爲同穴歲甲戌穡事大無周恤備至近自宗族遠至姻親下及村氓賴以全活者多辛巳牧使洪公若黙薦曰勅躬讀書君子若人甲申夫人洪氏棄世乙酉繼聘密陽朴氏履益之女二月丁祖母鄭氏憂先生曰余以童穉之年荐遭兩親之喪送終之節不得無憾居喪之禮懵不自知

人子之情每切罔極今當承重之喪可贖前過初終節次一遵家禮結草幕於中門外獨處冷幕啜粥枕塊日不解絰宗黨姻親慮或生病戒以傷孝益處不憐以終禮制已亥搬移于海晏題其楣曰海菴左圖右書怡然自樂常戒子孫曰貧富一理亡無長泰長否吾家以富傳五世其來久矣古人云富貴在天前日之富既在於天則今日之貧獨不在於天耶汝等勿患在天之貧各修在我之道則他日安得無玉成之理乎孔子曰樂而忘憂夫樂則在我而憂則自外

自外之憂憂而無益故曰樂而忘憂聖人之訓敢不服膺於是作居貧說樂志論以見志壬寅繡衣金公器贊薦曰實行篤學遯鄉矜式甲辰讀書海印客自湖南來者同遊數日客曰將爲吾丈相焉先生謝曰夫相人者辨人吉凶於未來者也吾年已五十雖死不稱夭了無分外之望何必相爲客去占心字一絶秋在鰲巖院論四端七情又裒集井田法畫圖講說壬子述心史著列國災祥評癸丑當社塾講長塾即寒岡先生講學之所也叔季以降士趍日壞學規弛廢先生旣嘗是任欲興復

舊規設講會于檜淵書院隣鄉聞風而来者屢百
計是會也先生作而言曰吾鄉乃兩先正遺躅之
地而薰沐餘化尊慕之誠宜無異同而不幸南北
歧貳豈非後學之所慨惜哉結稧講學以寓一體
景仰之意以開多士勸奬之方何如僉曰諾案既
成分置于兩院名之曰學契爲文以誌之丙辰九
月巡相申公錫愚會士設講扵樂育齋以講長書
以請辭不往是年申公薦曰間世邃學多士宗匠
丁巳纁衣徐公尙之以書存問兼致米肉先生辭
曰惠賜米肉寔出優老之典生年未及七旬扵義

不敢竟不受戊午設鄕飮禮于晴川書院拜揖進退一依儀禮以七十癃衰之年小無惰容會中多士莫不嗟歎讀書脩養之力斯可驗矣辛未正月二十三日寢候孫洙以蔘湯進先生曰病有瘵不瘵藥餌何益二十六日朝挾起而坐謂子若孫曰吾年至七十有九死無所恨汝輩年淺蔑學是可懼汝輩勿怠不可以讀廢耕以耕廢讀每以讀書爲重勿以無暇爲言小心翼翼無墜緖業三十日朝問今幾日對曰晦日庚申至午復曰問病者勿許輒入自此昏涔不應晩後強應曰汝曹不識禮

意凡病者遷居正寢內外安靜者非他譎誑擾嘆
而姫非正命故也吾今天年以歸波會安靜而俟
可也小頃考終享年七十九即辛未正月二十日
庚申酉時也嗚乎天之生賢蓋亦不數實行如先
生者何處得來也人以幼少之時內無父兄之教
外無師友之導果能成就得謹勅之士者百千不
可一二而先生獨得稟受之全兼修養之工講
習義理自知而自得踐履篤實自擇而自守論說
也皆出若前人意慮之表天人性命之際鬼神中
和之說以至常變之節文稱臾之災評無不析其

表而振其要行已也端莊清慎制行也正直方嚴疾雷破柱而不動聲色風波蓦地而處之裕如面粹而背盎春溫而玉立危坐終日不見惰慢之色待人直信不假顏私故畏之者衆處事正大不拘少節故好之者鮮如其義也全稟可傾非其道也一芥莫取少而處富惟恐不以道老而居貧自有安其樂白首林泉不知而不慍苟使立身而施措則可以挽回世道而累登薦剡束帛來至先生之來運之亨也先生之去運何嗇也山林索莫永歸無地殊功安適之歎以辛未四月初六日乙丑葬

于州南青坡坊松峴都莊洞庚坐之原輗而奈而
狀德者㝡百篇會者九百餘人子三人長昇郁次
奎郁次周郁女長適李致秀次適孫翊龜次適
金秉護昇郁奎郁早世昇郁子洙餘幼不錄周郁
亦不勝喪悲夫藐余末學見識膚淺於先生懿行
何敢模擬萬一而粤自小角竊嘗趨拜於門函目
澡而耳濡盖有年周郁在世之日以遺懿之記累
懇孫洙繼其志請之牢噫兩世矣略述大槩以俟
日後立言之君子云爾歲壬申天中節後從宗永
駿謹書

跋

新安之鄉兩先正華出承于李子之嫡傳暨當
時及門諸賢薰沐餘澤遂爲君子之魯而世之
升降道有時而顯晦矣先生之生不出師承毅
然獨立於頹波流俗之中早著脚跟晩而至於
義精仁熟而其論說蓋多出於前人所欲言而
未及究者書九十九号歲辛未先生易簀道與
殉身後二十四年甲午鄉父老咸咨嗟曰先生
之精力久在塵篋吾輩之責也於是乎發文建
議排定各門付之社僉書塾逐年拮据以爲鋟

梓壽傳之圖但役巨而力絀世閱而事遷恐或有中途未就之歎藐余小子生晚未及摳衣於函筵竊嘗有意於是役與一二同志以體鄉父老之志是歲正月活印于鰲巖先亭凡四經丁乙而斷手三易朓朒而告功僅三号而止所謂存十一於什佰其他心史朱書攷疑增損鄉約古史得失訂列國災祥評十餘冊並置不錄以待後人焉雖力有所不逮而片羽一臠亦可見先生之妙道精義也否若其言行撫實是廬黃令公弁之三從叔梅石翁錄之顧小子之愚㦎

何敢贅焉而鄒夫子曰惡人齊沐可以祀上帝
玆敢忘其僭妄略陳顚末以寓高山景行之思
云爾歲在乙巳春三月戊申族從侄羽東謹識

乙巳正月上元
鰲巖書堂開印

海庵先生文集卷之六終

則同遊而宴會則一日盍而分以至三遑不使

羅縣見廬居墓側見李太餘而藏之合 註中有

歸首其父委命於先祖郡先祖下因發義註

先祖與道林金公爲道義交道林見忤詩

敬次泉谷先祖贈別李道林詩

處陳得清貴一水同

三月中旬萬木開玉峰今日客登來兩山留口相緣

家庵李先生韻

詰黃公涵 吉普 黃晉營 源善 其昆登玉峰壺火

高閑何勝會酒相多成胸窈詰文雅異同